



新乐路



山东路上的树



静安公园露天电影开始前



苏州河边

一个人的城市迷走

文 | 唐骋华 图 | 受访者提供



btr

1974年4月6日凌晨0:30生于上海长乐路，白羊座（上升摩羯）。热爱小说、电影、美食、足球、旅行、睡觉、Excel、打羽毛球和晒太阳。曾在KPMG做过三年半审计，在adidas做过十年会计，自2011年10月起任《天南》文学双月刊编辑。



世界上有多少角落，就有多少个btr。

很多个午后，一个btr路过新乐路的某家店铺，发现每次它都更换商品：今天卖烟酒，明天卖衣服，过几天卖起了东北水饺。某天经过时，又改卖机器人，他立刻杀了回马枪，结果那儿变成了熟食店。“恐怖故事么？”他嘀咕。

澳门新华大旅社里住着另一个btr。大旅社其实很小，客房面积仅六七平米，没家具、没电视、没宽带、没独立卫生间，最绝的是连灯也没有。btr从外洗澡回来，正逢有老外手持DV在过道拍摄。还有一个btr，每年必定去香港、釜山“赶场子”，只为在电影节期间尽情观赏全球各地的影片……

你还可以看见更多的btr，只要愿意。有写小说的btr，巴黎街头讲法语的btr，热爱艺术电影的btr，《天南》编辑btr，玩胶卷机的btr，以及前会计btr，等等。把这么多btr合起来就成了一个人。一个喜欢游走、晃荡的City Walker，“城市迷走症”深度患者，神秘老板，专栏作家，自称有着恶趣味的“怪蜀黍”。

晃荡：寻找隐秘的联系

btr总是四处晃荡，可能在上海，有时候晃着晃着就荡到了海北天南。

但如果他正在上海，锁定行踪就容易些。通常，btr会出没于如下几条街道：长乐路、新乐路、瑞金二路、淮海西路、复兴中路、乌鲁木齐中路、陕西南路、南昌路、茂名南路……太多了？没关系，你只需记住这片区域原属于法租界即可。

看到那个头发略少、腔调略文艺、脸形略发福、戴黑框眼镜的男子了吗？八成就是btr。他手持莱卡M1相机，不时举起来“咔嚓咔嚓”，将路人常见的场景定格到胶卷上。

说起来btr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。儿时，他家住南昌路，最大的乐趣是穿越各条弄堂到淮海路。工作后，他安家余姚路同乐坊，离童年的气息很近。你也许会问：既然风景皆是司空见惯的，还有什么新鲜感呢？btr却说道：“不要说南市、静安、卢湾各不相同，即便天天路过的地方，也会有新意。”

比方说，从南昌路到淮海路，起点和终点是固定的，但两条路之间有大大小小的弄堂，走不同的弄堂即意味着不同的过程。btr尽量往小弄堂钻，让过程变得幽谧而有趣。他新出版的《迷走·神经》收了篇《公园》，说一名上班族发现公司附近的公园有条捷径，缩短了上下班的路程。于是他每天穿越公园，顺便看到了夕阳、出轨者、西装革履的疯子。

小说的灵感就来源于穿弄堂的经历。btr说，写小说像穿弄堂，给两样看似无关的事物搭建“隐秘的联系”。他沉迷于寻找这种联系，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捕捉流动的诗意。



这不，约好下午和记者在2666图书馆碰面，刚走进静安别墅，他就用iPhone拍了张照片。“看，春天来了。”他颇有些自娱自乐地说。他还自娱自乐地为静安别墅画了幅插画，“告诉人们卫生间在哪儿。”

迷走：看城市的千变万化

自娱自乐是btr热衷的生活方式。小小说《新乐路》描绘了一个“不停地过马路”的人。“他从马路这边到那边，那边到这边，再从这边到那边，那边到这边……最后他忘记了这到底是马路的这边还是那边。”

简直将自娱自乐发挥到极致。更深层次的含义是，在熟悉的环境中迷失，似乎是城市人的共性。“比如，目的地就在马路斜对面，却偏要查手机地图才找得到。”最令btr迷糊的是，他记得杨浦区有两条路，呈直角形，当中是所小学，操场上有座古老的钟楼。“我明明亲眼看见过，根据资料它也应该存在，可我再也找不到了。”

归纳上述种种，btr创造了新词汇“城市迷走症”，还制了一张《症状自查表》，罗列“十大症状”。实际上btr只是在开玩笑。他觉得偶尔“迷失”并没什么不好，相反，还能看到城市变幻着的面相。btr喜欢去莫干山路50号，那儿是一处神奇的所在。“里面有旧工厂、废墟，墙上的涂鸦经常更换，路边有人下棋、搓麻将。一度好像有座滨河花园，后来又成了售楼中心。最神奇的是，有时让进有时不让进。”